



## 石灰坛子

文 / 邹爱华

周末,女儿买来一盒饼干,没吃完,便塞给我。

面对这盒饼干,我居然束手无策:吃掉吧,原本吃饱了饭的肚子承载不下;不吃吧,塑料包装拆了,一回潮,第二天就不能吃了,实在有点浪费。

纠结之余,老婆只好拿来一个塑料袋,将它扎严实。可是这塑料袋终究只是权宜之计,过不了两天,饼干终究还是要回潮的。

“要是有一个器皿,能够将这饼干储存个三五天就好了!”我这样想着,于是便回忆起老街的石灰坛子来。

那石灰坛子可真是一个倍儿好的防潮设备,那些没吃完的东西,只要往里面一塞,就可以起到防潮的作用。

记忆中,老街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这样的石灰坛子,它是有半个人高,两端小、中间大,挺着个大肚子,活像一个压矮了的花瓶。

坛子的下半部分,一般用石灰填满,中间隔一层布或者火纸(祁阳本地一种土制的纸张),上半部分便用来存放家中需要防潮的物品。在坛口,一般盖上一层厚厚的粗布,粗布的上面再压上一块茶枯饼,以在坛内造成一种与外界隔绝、密封的氛围。

因为石灰极易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子发生化学反应,所以石灰坛子便有了神奇的干燥作用。又因为粗布与茶枯饼使石灰坛子与外界实现了良好的绝

缘,因此,虫子也无法在坛子里生存。再加上茶枯饼很重,任狗儿、猫儿、鼠儿如何使劲,也无法掀开。于是,除了防潮、防虫,石灰坛子又多了防鼠、防猫、防狗的功能。

一般地,除存放鞭炮、火柴等需要防潮的日用品外,石灰坛子多用来存放糖果、饼干、白糖、红薯粑、瓜子、花生、橘饼(一种以橘子为主要原料做成的干果类食品)等食品。而且,老街人将存放物品取了一个十分好听的词语——“养”,一个“养”字,将乡亲们那种小心翼翼、倍加珍惜的情形描述得惟妙惟肖,精彩绝伦。

正因为石灰坛子具有防潮、防虫、防鼠、防猫、防狗的功能,印象中,母亲到外面买回了什么好吃的,总喜欢放在石灰坛子里“养”着。尤其到了过年那会儿,石灰坛子经常被塞得满满的。

我至今清晰地记得,许多个晚上,母亲守在石灰坛子边清点物品的景况,她将坛子里的东西叠出来,一遍又一遍地盘算:这包糖是去外婆家行人家(指走亲戚)的,那一包饼干是去舅舅家的……叠过来又叠过去,一边碎碎地念叨着,那表情,十分认真,生怕漏了谁去。

如果一切安排妥当了,还略有剩余,母亲就露出一副欣喜的样子,顺手拿一点糖、一块饼干,

塞进我的嘴里。而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惊喜,心里那个满足呀,顿时觉得整

个世界都灿烂起来。

因为里面存放了大量的零食,所以石灰坛子成了我们小时候的期盼。有时候,趁父母不在家,偷偷打开石灰坛子,从里面偷东西吃,也是常有的事。

我与弟弟那时很听话,只是偶尔去偷吃一下,心里还是有个度的,知道父母挣这点东西不容易,往往只是这一包抽一点、那一包抽一点,却不至于将包装拆散、拆烂。有些人家的孩子却做不到那么节制,经常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坛子里的东西便被偷吃了一大半,待到父母发现时,少不了一顿臭骂,可是骂归骂,东西是永远也回不来了。

有一次,老街的春乃几(祁阳对男孩子的一种称呼)将石灰坛子里的白糖偷吃得一干二净,结果换来了父母的一顿打骂。面对打骂,春乃几没有哭,只是一个劲地说:“我忍不住啊,我忍不住!”

看来,石灰坛子也是有缺憾的,它防住了猫狗、防住了老鼠、防住了虫子,最终却没能防住家里的“大老鼠”。

与偷吃东西相比,还有一种“文明”一点的贪吃法子,那就是盼家里来客。因为只有来了客人,父母才可能打开石灰坛子,拿出食品来热情款待,我们因此便有了分吃的机

会。到现在,父母给孩子的零食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好,回想起以前防贼、防盗、防小孩的石灰坛子,

心里不免生出一丝感慨。

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,石灰坛子里食物的盈亏状况,往往是一户人家生活富裕程度的象征。如果坛子里的存货多,就说明这家条件好;相反,如果坛子里空空如也,就说明这家状况窘困,来年还需加油。

石灰坛子里的石灰必须每年一换,因为吸饱了水分,原本成块的石灰逐渐散开,变成了弱带潮润的粉末,这种粉末不再吸附空气中的水分,因此,干燥效果也大打折扣,要保持以前的效果,必须将它换成全新的、刚烧制出来不久的石灰。

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,市面上陆续出现了用塑料袋包好的袋装食品,这种袋装食品既防潮,又防虫,还防鼠。而且十分方便,相比于石灰坛子多了几分轻巧,少了几分繁杂。于是,笨重的石灰坛子便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我记得,老街的最后一个石灰坛子就那样不管不顾地被乡亲们扔在垃圾堆里,一呆半年。之后,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

现代文明的发展,取代了传统的石灰坛子,却把我等的儿时乐趣尘封在记忆里……

现在,人们都说塑料袋无法降解,污染环境。或许有一天,人们会不会抛弃这种现代文明,让石灰坛子重新登堂入室呢?

## 梦

文 / 舒心

从这一刻开始,我确信我是爱做梦的。

我开始有灵感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多钟,夜空漆黑,整个人迷迷糊糊的,我知道那是梦,我在梦里看到窗外沿台上站满了喜鹊,喜鹊不出声,只是呆呆地看着我,似乎在祈求什么,又或者它想从我这里得到某种答案,我不说话,只记得黑暗中又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。

我很多时候愿意做梦,梦里有我想要的生活,这里是一个童话般纯美的世界,我在梦的王国里撒尿在床垫上,流口水濡湿枕巾,抱着一床棉被使劲咬,我不会觉得这些行为害羞或者不堪;我站在高高的山岗上,大声歌唱着“心声”,我紧紧抓着一根风筝线,飞奔在金灿灿的旷野,我使劲呼喊着,呼唤着远方的那个自己,可始终无人应答,但至少山上的草木是听见了的。我咀嚼着生活,盘算着日子,原来,这个年纪是爱做梦的年纪。

人在梦境里是混沌的,其实做梦也挺好的,在梦里你十分恨某个人或者十分喜欢某个人都是合法的,不管你在梦里如何想象,如何思绪天马行空,待你醒来时,这只是简单的梦,没有人知道你究竟在梦里想了些什么?有时连你自己也一片空白。这是好事,不管好的不好的都让它随着梦消散,这也是放空自己,和昨天话别的一种极好的方式。

大人做梦和小孩是不一样的。大人做梦很奇怪,带有某种启示,预示着你或者你们一家人将在未来的日子里遭遇某种磨难或者惊喜,这种梦很灵验。父亲每每做梦,都要提醒我们,“近来做事需加谨慎”,而我不一样,我常是不信父亲这一套的,总在心底暗暗笑父亲,嘴里嘀咕到:“这真是一个封建的老头”。哈!不就是一个梦吗?有什么稀奇的,干嘛要赋予它这么多外加的含义,梦会累的。所以,这就是小孩和大人的区别,孩子的天真不光表现在幼稚,还有简单和纯真。我做梦,即使再恐怖的梦,我依旧觉得好玩,梦后自然也没什么了。我总梦见鬼,那不是真的鬼,是我把某个唾弃厌恨的或者与我们家有仇的人想象成了鬼。有时这些鬼是从电视里看来的化身。白毛红须绿眼睛,鸡蛋脸,大嘴巴,身上还长着两双翅膀。鬼说,他要吃了我。我说:“来呀、来呀”,谁不吃谁是王八蛋。鬼都凑近了,看到晒得黑乎乎油腻腻的脖子,不忍下口,又退回去了。我以前常在夜里听到狗的啼哭,那叫声吓人。在农村,狗嚎叫是不善的象征,狗哭,我也哭,那枕巾全都沾湿了,我妈吓得赶紧把我摇醒,我擦擦眼角的泪水,睁开眼,奶声奶气地喊一声:“妈,怎么了。”没等我妈回答,我又别过去睡着了。第二天放学回来,我一路跟同学自豪地讲着自己昨晚梦见的事,你还别说,那些小子听的津津有味。回到家,我跟我妈诉说着自己昨晚梦见了狗哭,我妈立马向我射来一个斜眼。然后说了句:“不许乱说。”我妈说,昨晚不是做梦,是真的有狗在哭勒!狗哭不是好事,预示着这家人多多少少要添灾的。果不其然,过了一段时间,我去放牛时摔了腿。很长时间那腿都没见好。

在我们的童年生活中,做梦是必不可少的,我们小时候玩的吃的东西少,整天躺在麦子地里做梦,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,我们开始装鬼吓唬人,有时人睡在坟尾巴发出“呱呱”地鬼叫声。我们村有一种鸟,叫“老鸹”,晚上天黑透了,它便荡漾在天上乱喊乱叫,一个劲“呱呱”地吼,时间久了,我们一群孩子也学会了鸟叫,因叫声吓人,且这种鸟叫后村里都会无缘无故地出事,像鬼附身一样,所以我们把这种鸟叫声称为鬼叫。

现在做梦也会梦见鬼,不过大多是人幻化的,活在人世间,人比鬼可怕多了,或者说人像鬼一样让人恐惧。

不管你梦鬼也好,梦人也罢,都能在梦里一如既往,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

## 梧桐花开

文 / 王彬

又是一个梧桐花开的季节,一树一树风铃一样的梧桐花在四月肆意的怒放,浓郁的芳香随风沁入心脾,更是把我的思绪拉回了故乡。

在我的家乡,梧桐树是最为平常的一种树,很多人家的屋前屋后都有这样的梧桐树,俗话说栽下梧桐树,引来金凤凰,每年的这个季节,梧桐花就成了故乡最高傲的一种花。

梧桐花很特别;每朵梧桐花不是整齐地长在枝条上,而是很多朵聚拢在每一根灰褐色的枝条的顶端,一簇簇地依偎着,花色为紫白,形如喇叭,花

味清香,个性张扬地在春光里绽放。

成串的花,细长的蕊,就这样静默着,以超然的姿态守护着故园,这就是梧桐花。远远望去,像一团团浮动的云,把春日的天空,衬托的更加明净。

古往今来的梧桐总会和相思、离愁别绪有关。在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里的梧桐是忧愁的:

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,点点滴滴,者次第,怎一个愁字了得。”在南唐后主李煜看来梧桐是寂寞的,他的《相见欢》中写到“无言独上西楼,月如钩,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,理还乱,是离愁别是

一般滋味,在心头。”对而言温庭筠梧桐是离情,“梧桐树,三更雨,不道离情正苦。一叶叶,一声声,空阶滴到明”《更漏子·温庭筠》;而对于晏殊来说梧桐则是相思的寄托:“碧纱秋月,梧桐夜雨,几回无寐。”《撼庭秋·晏殊》读起来让人满腹感叹。

对我来说梧桐岂不也是相思和离愁!初夏的阳光在梧桐花中间游走,我的思绪却在远离故乡的他乡漫天飞舞,梧桐花,是开在诗韵记忆里的花。她的花语叫做情窦初开。而对于每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来说,在他乡每当看

到他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,这种惆怅是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家乡的思念,当流浪的心再一次和梧桐花邂逅,季节的色彩便被渲染开来。

梧桐花不仅承载了我童年的欢乐和梦想,也用芬芳氤氲了四月的村庄和爱情,在这个季节,所有朴素的事物都因你而灵动,都被你的热烈芳馨所包容。

凤凰还没有从传说中国飞来,我却早已远离了梧桐花的故乡,因为梦想,更是因为渴望飞翔,梧桐花,依然还是我魂牵梦绕的那朵花,在久远的记忆里,芬芳如初。

